



河山

周晓枫
著

河山

周晓枫

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

河山

HESH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山 / 周晓枫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9.3

ISBN 978-7-5598-1581-1

I. ①河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934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邮政编码: 100176)

开本: 889 mm × 1 194 mm 1/32

印张: 8 字数: 105 千字

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8 000 册 定价: 5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雪峰之下 / 天台散记 / 黎坪之秋 / 美若锦缎的兴义

山

- 雪峰之下 _ 2
- 天台散记 _ 8
- 黎坪之秋 _ 17
- 美若锦缎的兴义 _ 22

林

- 人在草木间 _ 30
- 橘花之盟 _ 35
- 我的苹果园 _ 42
- 慢舞的茶 _ 47
- 夏桑 _ 56
- 宜兴竹海 _ 61
- 贺开古茶山 _ 68

河

沧桑之舟 _ 84

蟒河的猕猴 _ 92

千岛之湖 _ 98

海

海南，海南 _ 106

界 _ 115

在洞头过七夕 _ 122

海鸥翅膀下的大连 _ 130

庄河观海 _ 138

原

- 坝上秋色 _ 144
六月的博尔塔拉 _ 150
在那遥远的地方 _ 157
呼伦贝尔的雪 _ 164

城

- 丽水的丽，多音字 _ 172
春日阆中 _ 180
别院看花世外心 _ 185
儿童画中的启示 _ 191
枯叶蝶之美 _ 195
蔚县剪纸 _ 207
泰顺即景 _ 222
在和顺 _ 229
大理蝴蝶梦 _ 233
神的香火，人的烟火 _ 240



| 山 |

雪峰之下

深秋的阿坝，我们走在四姑娘山的沟谷之中。

天气渐冷，已有霜迹。寒意中的高山杨和高山柳都叶片细小。灌木芜乱的枝条，交缠成无规律的网状，就在枯细而有刺结的茎上，结着袖珍的叶子、花蕾或果粒。偶尔的花也是小的，比如肋柱花，有着扁平如肋的蕊柱……一朵这么小的花，命名上却有哺乳动物甚至是肉食者的骨头，令人莞尔。我找到几株报春，花小得像我拇指的甲盖，它们在春天把草甸开成同一种颜色或是彩虹样的斑斓……这是即将入冬的时节，几朵花却在内心的时差里，兀自开出袖珍的春天。

相反，在其他地方作为灌木的沙棘，在这里长成了高大的

乔木。缀满碎碎点点的果实……这洒金笺的树，是献给秋天的情诗；即使它们死去，在静如永恒的水面延展倒影，也像是骨节硬朗的字体。

沟谷里有大量断裂的树。不仅是残根残枝，许多几乎就是完整的一根，只是没有纷披的树冠和根系。它们被水、被冰川、被暴风，被神秘而大能的自然之手移动到这里。就在生机盎然的皂柳、川杨和洪桦旁边，密集倒伏着死去的树干。我伫立倾听，一切都是安静的，无论生死。小花和积雪零零落落，它们或许还有关于明天的梦；而一根被伐倒的树干，每一寸都是根、都是桩、都是枝条，都是自己作为一棵树时的完整回忆。

有些粗大的树枝被冲刷，在河流中堆叠起来，像搁浅的旧船，或者像崎岖的桥。我看到一棵极为高大的落叶松倒在河里，那些短而整齐的交错梯节，试图完成某种支撑……是的，那个向着高处、向着云端的梯架倒了，即使死去，它似乎还保留着不屈的树魂。

更多的树顽强存活。有些树的方向，几乎是在地上攀爬，它们的根被生生从地里撕扯出来，露出动脉似的根和毛细血管

般的须。然而，被闪电劈砍，它们生长；被马匹的门齿啃咬，它们生长；被水泡、被虫蚀、被冰雪封锁，它们依然生长。生在这里，死在这里。我沿着栈道，瞻望这些植物里的勇士和烈士。栈道由松木铺就，上面有着细小的纹路、细小的疤结、细小的裂隙和落在上面细小的松针。雨、雪、行人的脚、牲畜的蹄印、岁月的履痕落在上面，它慢慢地，弯折进入林木深处。

景区里最多的，当然是浅金色的红杉和墨绿色的冷杉。树是立锥体的，如果处理成平面绘画，它的边线倍于底线的长度。树的三角冠形，与山峰清晰而坚实的锐角，保持着匹配与呼应的关系。

.....

别处的山，大多弧线圆融；至少不像四姑娘的山，有如此凛冽的锐切面。很少见到这样几成直角的断崖，这样突兀的刃脊，这样似乎只存在于几何世界里的角峰。

一切，出自冰川的雕凿。我们可以用铲刀雕凿冰雪，可冰川雕凿的，是陡峭的山峰和裂谷——它在时间和岩石上，凿刻令人生畏的锯齿和沟脊。

我在山脚看到许多片状页岩，仿佛强力把它们叠加在一

起，像手风琴被压缩的风箱。我曾以为，那就是一座山的肌肉纹理。视线向上抬升，参差的树木经雨雪风霜，参差的岩面刀劈斧砍，最后，是紧紧焊合如金属的……像整体的铁、整体的铅、整体的铜那样的，整体的花岗岩山峰。就像什么都不能把它分割和侵害……我看到，最古老的孤独才能达至伟大。

先于四姑娘山主峰，看到布达拉峰时，我已震撼。它在浩大的云、雾和雪中隐现，我有时分不清，那是埋进峡谷的浓雾，还是透过天光的云层。只是那种生蛮、旷远和神秘的景象，令形容词失去血色。

我第一眼见到四姑娘山主峰，是从车窗里毫无心理准备地向外观了一眼……之所以，我停顿数秒之后才惊呼，是因为瞬间遭受重击，我所目睹的神迹令我无法说话。很厚的云层围裹，一座巍峨雪峰，恰从云层中间的晴朗里显露出来，有如悬浮。

终年积雪，那不是水晶冠冕，那就是雪峰必然的部分：它的岩石和它的冰川。主峰线条锐利，切削果断——亿万年的褶皱，烘托立锥体的山巅；侧面的雪坡，被神谕般的光芒照耀。这个瞬间，之所以惊心动魄，是因为那最坚硬的岩石坐

落在最柔软的云层之上，那最沉重的山脉坐落在最轻盈的虚无之上……无法否认，那时那刻，云层上，有诸神的光。

.....

雪，若有若无，弥漫世界的无辜尘埃，落下来……雪粒微小，落得像视线里一道几乎透明的划痕。这雪，落在我仰望的眼睛里。是啊，有时仅仅仰头，就令人晕眩……当我们把视线放到更高的地方。何况，四姑娘山，在高原。

天空晴朗的时候，我偶尔错觉自己是在潜水。上面是澄澈而浩大的蓝，是太阳闪烁的光束。没戴帽子，我的头脸冰凉，像浸在海底，那些开花或不开花的植物，也像海底的缤纷珊瑚……包括，身体轻微的异样感。所谓的高原反应，所谓的晕海，都是身体自然流露出来的敬畏吧？即使有了高原反应，我也愿意接受这打鼓的心脏，这泵压吃力的血，这有些急促的呼吸，这极为微弱的窒息感……因为，它们如同身置爱意的反应。这可以承受的头疼，让我想象，空气里有秘密之手，控制准确地，按压着我的太阳穴。

一切，不过因为我的弱力。

看，那些高原的动物多么自在。

一头黑牛，额毛有些卷曲，呈星状旋开，它前肋外侧的皮毛，有犁田般的垄行，似乎与内部构造有着隐约的呼应。它有新月形的角、深燧石的眼睛和松针一样长的睫毛。走动并咀嚼草茎，它的蹄下是薄薄的雪层，它的头上是万丈的云。还有马，鬃毛里沾满酸模的种壳，像脑袋上沾满草梗的孩子。生铁色的马蹄，向前，走进阴影交错的丛木里，走上阳光如瀑的草甸。我想象，在无人抵达的高处，一只雪豹，同时具备慵懒之美与杀伐之烈，它站在旷寒的山顶俯瞰……即使当它睡眠，那些映印在它皮毛上的星宿，依然聚敛光芒。

雪峰护佑一切，水汽上升，冰川融汇……因此，才有哈达般的云，牦牛似的山。

我知道，不同的地域，都有无尽的峰岭；我知道，所有的水，都去向遥远，无论是海，还是更高的天际。我行走在深秋，万山苍凉，一水天真。

松果坠落，如同精巧的灵塔；松萝披拂，如同树上挂满经幡。也许，云是哈达，河是哈达，雪线是哈达……那些走过转经筒的祈祷者，同样是一条由人流组成、敬献给这座神山的哈达。

天台散记

绿茶味的空气。从污染严重的北京，经过一千一百多公里的飞行航程，然后再坐几个小时的汽车……夜晚到达天台，站在宾馆门口，这是我的第一个瞬间印象。的确，就像午后沏了一杯明前新茶，却忘了喝，搁到晚上，茶已凉——但饮一口，清凉润喉，冷香回甘。

整夜舒服的睡眠，清晨是试音的小鸟把我叫醒的。像是刚刚谱就的旋律，它的声音开始是犹豫的，渐渐，就被喜悦和激情充溢，它饱满地高歌起来。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鸟，从树梢飞到檐角，在最初的光线里展开天赋的翅膀和歌喉。一只黑白相间的小鸟，离我很近，跳来跳去，展示它细弹簧般的脚杆；一

只深藏树冠中的鸟，离得很远，我猜不出样貌，但它嗙声嗙气的叫声，让我忍俊不禁。台州到处是草木，到处是溪流和滴水的声音，到处是迷宫般的幽径和露出滩底巨石的溪涧。青翠欲滴。对那些在水泥丛林中和混浊云层下谋生的鸟儿来说，是否，天台的鸟，活着就已经成为天堂的鸟？

岂止鸟类快活和受益。整个秋冬，我的嘴唇都在开裂，什么补充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，什么苹果加蜂蜜的偏方，均无效。北京向以春天干燥著名，所以随着暖意到来，我的状况并未好转，赞美花开的嘴依然破损，唇纹上起泡般挂着半脱落的硬皮。来天台两天，裂开的唇竟然自愈，这里山水好、空气好、吃得也好——我的嘴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这里的高山蔬菜生长期长，不施农药。什么时候，虫痕成了检验果蔬是否无公害的证据？我们请酒邀茶，在山上云雾缭绕的农家院落，高高兴兴，吃最健康的虫子剩菜。

用新摘的紫藤花蕾炒蛋，喝新酿的酒，特别符合中国文人的田园调调。不过，别因此得意，因为我有别样的发现。远望田亩：云蒸霞蔚的朦胧紫色，劳动者纷纷弯下腰部的弧度。请教之后，得知地里种的是紫云英，正值开花和收割。割



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鸟，从树梢飞到檐角，在最初的光线里展开天赋的翅膀和歌喉。